

淘金狂

[苏]尼·扎多尔诺夫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Николай Задорнов

ЗОЛОТАЯ ЛИХОРАДК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1969г. № 2-5

Хабаров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根据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书籍出版社

《远东》杂志 1969 年第 2—5 期节译

淘 金 狂

〔苏〕尼·扎多尔诺夫著

何 立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14.5 字数 290,000

1976 年 11 月第 1 版 197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510 定价: 0.95 元

内 部 发 行

撒谎、造谣、历史的篡改！

——评《淘金狂》

陈 子 惠

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比老沙皇更凶残、更狡猾、更贪婪、野心更大。苏修新沙皇为了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继续老沙皇的“未竟之业”，近几年来，用心险恶地炮制了许多毒草，大造“侵略有理”的反革命舆论，肆意颠倒黑白，篡改历史。新沙皇不仅竭力为老沙皇的侵华罪行辩护，而且还无耻地把这些罪行当作“功勋”来颂扬。近年来，苏修所出版的以反华为主题的书籍，光以文艺作品而论，就已经有小说《淘金狂》、《长城后面》、《阿穆尔河^①的里程》，还有那个臭名昭著的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等等。

扎多尔诺夫的这一本反华小说《淘金狂》，是在一九六九年出笼的，是《阿穆尔亲爹河》的第三部。扎多尔诺夫是一个长时期在东西伯利亚一带出没活动的苏修作家。他是老沙皇和新沙皇血腥的侵略扩张活动的

^① 即黑龙江。

最狂热的吹鼓手。在创作所谓“远东题材”作品，吹捧“新土地发现者”，也即侵略中国方面，扎多尔诺夫是写得最多，叫得最响，连吃奶的气力都用上的最卖力的一个。除了《阿穆尔亲爹河》以外，他还写了其他几本也以疯狂反华为主题的小说，如《第一次发现》和《涅维尔斯科伊船长》等。

包括《淘金狂》在内的《阿穆尔亲爹河》，是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沙皇俄国派出以大刽子手穆拉维约夫为头子的侵略军伙同武装哥萨克强行侵占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璦琿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割去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一侵略活动作为历史背景的。

穆拉维约夫为了加强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力量，为了造成武装占领的既成事实，他们一方面派遣侵略军在黑龙江实行武装航行，一方面就紧跟着实行移民。他们以血腥残暴的手段，大批杀戮、驱逐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擅自在黑龙江左岸设立许许多多哥萨克“村屯”。有一个沙俄侵略军的头目就这样供认过：“在同中国人谈判之前，必须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两岸布满军人村屯，从而事实上向中国人指出：俄国人从来认为这个地区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扎多尔诺夫的《阿穆尔亲爹河》主要描写的就是沙俄军队入侵以后

的移民活动。

《阿穆尔亲爹河》的第一、第二部，描写了以叶戈尔·库兹涅佐夫一家人、季莫哈·西林一家人以及帕霍姆·鲍尔莫托夫一家人为代表的乌拉尔农民，他们在所谓农奴解放以后，虽然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但是在乌拉尔，“村子扩大了，人口增加了，而耕地却不足”。这时正逢沙皇当局发出“移民”黑龙江流域的告示，说是在“新地方，能耕多少土地，就给他多少土地，而且答应不收税，还豁免他们大家以及他们的孩子当兵服役的义务”——于是他们就送去了申请书。

作者说，他们顺着西伯利亚干道，后来又从陆路转向黑龙江水路，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来到伯力以北黑龙江下游的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他们就在这周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林海，附近是烟波浩瀚的黑龙江，脚下是一片肥沃的黑土上，砍伐森林，开辟耕地，在江湖里捕鱼，在林海里打猎，建成了沙皇所需要的那种哥萨克村屯。

小说的第三部《淘金狂》写的是，在几年以后，有一次，叶戈尔·库兹涅佐夫给一支考察队当向导，在回家途中迷了路。他偶然来到一条河上，发现了一个藏量非常丰富的金矿：在“长着许多毛茸茸的水草”的河床的石缝中，“叶戈尔从一个坑中搂了一堆沙子”，“淘金盘上出现了整整一把金子”。接着他又“找到了一窝金豆子……很重。叶戈尔用指甲在上面划了一下，石头

上立即现出亮光”，原来这是“自然金”！叶戈尔回到家里，就向一同迁来的“移民们”公开了这个发现。随后，便有大批俄国“移民”涌到这个地方淘金。由于人多、秩序混乱，金矿上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大家选了叶戈尔当“总统”。沙俄当局起先害怕这些“移民”搞革命活动，派了军警来解散金矿，捉了一些嫌疑分子。可是后来他们想到，要在黑龙江一带站住脚跟，就必须依靠“移民”，便对金矿的事不加追究。而这些“移民们”呢？他们也通过这次淘金场上的事变，“觉悟”到他们的本分是在庄稼上，为了避免继续卷进这场被沙俄当局视为反叛的动乱中去，就自愿把金矿交给一个由“移民”而发迹的大商人伊万·别尔迪肖夫去经营。

据《阿穆尔亲爹河》原文本的前言中报道，扎多尔诺夫这本小说除了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多次重印以外，还出版了法文、德文、捷克文、波兰文、保加利亚文、斯洛伐克文的译本。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一再重版这本小说，而扎多尔诺夫又急急忙忙在《远东》杂志上抛出它的续篇《淘金狂》，这是有重大的政治目的的。他们是要通过这种反动小说欺骗苏联人民、世界人民，妄图把老沙皇的血腥的侵华活动合法化，从而为他们今天的侵略扩张活动找出历史根据。正象上文所说，沙皇俄国向黑龙江的“移民”活动明明是他们的军事侵略活动的继续，是军事侵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扎多

尔诺夫却竭力把它写成不过是“移民”开垦荒地的问题。

扎多尔诺夫在小说里首先一口咬定黑龙江一带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地方。或者是换另一种说法：“这里居民不多，却很分散，没有建立起任何稳定的秩序”，“它不属于任何人”。作者在《阿穆尔亲爹河》一开场的第二页就这样写道：“他们发现了阿穆尔河，这条阿穆尔河流过了富饶的地方，那里有肥沃的土地，许许多多野兽和鱼，可是居民却没有……”而在《淘金狂》中，作者又通过也象叶戈尔一样，找到一块拳头大的自然金的季莫哈的口说：“可见，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这条河上住过，从创造世界以来，除了叶戈尔和吉里亚克人，谁也没有到过这条河。”

把原来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一条内河——黑龙江唤作他们的“亲爹河”，又把这一带渲染成是无人居住的地方，说“它不属于任何人”，——这完全是赤裸裸的谎言，是强盗惯用的伎俩！

然而，扎多尔诺夫卑鄙无耻的捏造还不限于以上这一些，在《阿穆尔亲爹河》的第一部，他竟然把沙俄吞并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行动写成是“阿穆尔河回到了我们的手里”，作者借那个给叶戈尔这批“移民”当向导的哥萨克的口说：“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的爷爷的爷爷吧，曾经在这儿住过。从前这儿什么都有：

不但长着庄稼，还有人在这儿生活。那时候中国人还住在长城里边。他们的本国也是象咱们俄国一样，是用城墙围起来的，他们长官严严的监视着，不让什么人搬出城去。可是中国人当然没有听他的。这我知道，因为我自己在当过俘虏，见到过长城……”

请看，勃列日涅夫新沙皇和他的走狗为了将老沙皇强占我们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合法化”，也为了今天进一步扩大侵略活动，竟然把我们的国界限制在长城以内，这对历史是多么丧心病狂、多么无耻的颠倒、篡改和捏造啊！

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属于我们中国所有。黑龙江流域从来就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满族祖先的生活和劳动的场所。早在三千年前，中国满族祖先肃慎族就同中原王朝建立密切的关系，臣服于周。到了唐代，中原王朝就直接在黑龙江流域直到大海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行政机构，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辽、金、元、明王朝的管辖地区，也都包括了黑龙江流域。例如明朝政府就在西起斡难河（即鄂嫩河），东至苦兀（即库页岛），北达北山（即外兴安岭），南濒鲸海（即日本海）的广大地区建立过都指挥使司、卫、所等各级行政机构几百个。位置在黑龙江出海口的奴儿干，就是极为重要的都指挥使司的所在地。明朝政府曾多次派遣供奉内廷官员巡视这

个地方，对这一带少数民族进行了抚慰，还先后修建和重建了永宁寺，当时所立的两方石碑就记载了巡视抚慰的经过。这是黑龙江地区属于中国领土的不可磨灭的铁证。至于清朝，这就更不必说了。清政府早在入关以前就已经统一和继承了明朝东北地区的全部版图。清朝的疆土，东和东北都至大海，包括库页岛，北至外兴安岭，西越雅克萨和尼布楚，包括外贝加尔地区。而沙皇俄国呢？直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才第一次听说有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地区的存在，而且当时也弄不清楚库页岛究竟是海岛呢，还是半岛。连黑龙江流域在哪里，库页岛是方是圆都弄不清楚，却要侈谈什么“回到他们手里”，真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然而，尽管扎多尔诺夫咬定黑龙江流域是无人地区，或者硬说“它不属于任何人”，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反华小丑却又不得不承认，在叶戈尔这伙“移民”居住地的周围，到处都可以见到他们称之为戈尔德人、通古斯人、吉里亚克人的我国少数民族。叶戈尔这伙人的居住地，其实，原来就是戈尔德人狩猎、捕鱼的地方，《亲爹河》第一部就描写过这样的事实：当叶戈尔他们刚刚算是在黑龙江的河岸边“定居”下来的时候，有一天，他发现戈尔德人在附近河里捕鱼，就大为恼火，“问也不问一声，就在我的河岸下捕鱼”，他马上冲上前去，大声向戈尔德人吆喝道，“滚你的蛋，不准你在这儿显

灵！……这不是你的地方！”接着，他还把人家的鱼网强行夺下来。请看，叶戈尔不过才在黑龙江畔蹲上几天，他马上反客为主，俨然以这里的“主人”自居，反而要把这里的真正的主人——戈尔德人赶跑了。

在扎多尔诺夫的小说中，有两个人物，无疑是作者特别喜爱，也是他花了最多的笔墨来描写的。一个就是上文一再提到的叶戈尔，一个便是伊万·别尔迪肖夫。这两个典型人物在扎多尔诺夫的笔下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尽管他们两人的生活道路各不相同，比如一个一心务农，一个专门经商，——可是他们俩却都是沙皇推行侵略扩张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帮凶。

叶戈尔无疑是沙皇移民队伍中最好的带头羊。作者描写他在决定申请来黑龙江时，态度十分坚决，完全不顾安土重迁的父亲的反对。他在出发上路以后，虽然路途上十分艰苦，可是作者却说他“一次也没有为了离开故乡旧地而责备过自己”，因为他是“那么相信，在神圣不可侵犯的新地，正有一种十分美好的东西在等待着他”。而当他们来到由向导官巴尔苏科夫指定的居住地的时候，许多“移民”都是顾虑重重，要求让他们再找几块地方比较比较，可是叶戈尔却毫不在乎，反而埋怨他们说：“够啦，咱们在老爷面前胡说八道，什么用处都没有，现在应当干活。”当有人说，“万一这里不长

庄稼，咱们就得搬到别的地方去，比如说乌苏里”。叶戈尔马上反驳说：“总得有什么人在这儿住下来，可不能让这地方荒着。”在沙皇特选的这头带头羊的劝说下，其他“移民”就不再要求另换地方了。

于是开始了砍伐森林，建造房屋、开辟耕地的工作。叶戈尔在劳动中真是毫不吝惜自己的力气。他非常反对人家喝酒。他为了有人不去努力清除森林却把时间浪费在喝酒上而感到惋惜。他甚至反对人们抛弃庄稼活儿不干而去打猎。固然他也知道打猎可以在生活上带来很多补益，可是他觉得，“他自己到阿穆尔河来找一块土地是为了耕种，不是为了打野兽。……他不愿意成为一个猎人。他甚至连枪也不买……”在他看来，“一个猎人，如果没有耕地，他就跟流浪汉差不多”。自然，叶戈尔也碰到种种困难。有时他也会怀疑，他们一家人会不会白忙一场。然而他不仅压制着这种怀疑，还竭力“鼓励着大家，安慰着大家”。经过叶戈尔一家人几年的“惨淡经营”。他们终于在黑龙江边“立脚”下来了。他最初耕出来的两长条平直的地，就被人家称作“叶戈尔的裤子”，后来就成为地名。

叶戈尔是这样“热爱”着庄稼劳动，甚至在他第一个发现黑龙江上有金矿以后，他对淘金也并不怎么热心。他捞了几块金子就急着回到他的“叶戈尔的裤子”去：“我得赶回去收庄稼。”

总之，象叶戈尔这样“忠心耿耿”的“移民”，正是沙皇和穆拉维约夫们所十分需要的。这就无怪“考察队的长官马克西莫夫说过，要给新土地开拓者建立纪念碑”了，因为“马上得来的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沙皇不仅需要哥萨克兵抢夺我国黑龙江流域、外兴安岭周围的土地，而且还需要一批又一批庄稼人来充实这块地面。这样，粮食生产既有保障，又可以把原住民排挤出去，从而达到完全占领的目的。所以扎多尔诺夫不得不在《淘金狂》中招认：把庄稼人“平均分布在国境线上”，“是一种深谋远虑”。原来，叶戈尔这样“有事业心”的人物，不仅是老沙皇所需要的，也是苏修新沙皇所需要的。

然而光是叶戈尔类型的庄稼人，这还不够。沙皇俄国还得有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为他们对强占下来的土地进行“经营”、“开发”工作。这就是落在伊万·别尔迪肖夫身上的“任务”了。伊万本是外贝加尔一个农民的后代，他听说黑龙江一带有许多野兽，就来到这里。因为闯到中国国境差一点被打死。后来他帮一个商人在戈尔德人那里收购皮货，然后运到城里出售。有一次他收购到的皮货全部被抢，自己也受了伤。亏得戈尔德人的救护医治，才得以恢复健康。不久他就和那个救他性命的戈尔德女人结婚。伊万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他一心想着发财。庄稼活儿他是不屑一顾的，因为

他认为这个行当“出息”太少了，他就独立地干起贩运皮货的勾当来。开头，他自己也时常钻进阴森森的林海去猎捕野兽，一面也向戈尔德人以巧取豪夺的手段收购一些皮货。然而他觉得这样积钱致富速度太慢了。他打听到有一个叫迪根的中国人运了大批名贵的黑貂皮经过葛林河一带，他就伙同他的同乡罗吉昂对迪根进行突然袭击，打死了迪根。伊万在这一次杀人越货中不仅获得了大批黑貂皮，而且还意外从迪根身上摸到一口袋金砂。于是伊万一下子富起来了，他的“经营”范围也扩大了：不仅是毛皮，还有面粉、布匹、枪械……他还雇起了伙计，盖起了仓库。然而伊万是一个野心永远没有止境的人物，接着，他就想垄断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商业。他千方百计挑拨鄂伦春人、戈尔德人同商人的关系，最后他用手枪威逼中国商人辛丹完全退出盛产毛皮和原木，还有金矿的葛林河地区，还把辛丹推到河里去。于是伊万·别尔迪肖夫所“经营”的“事业”越来越扩大了。原来他还只能使用鹿啊、狗啊拖拉的雪橇、普通的木船来运送他的货物，现在这点运输工具已经大大不够了，他索性购买了一条轮船在黑龙江上行驶，在这条船上有许多水手为了他伊万把一捆捆沉重的货物背负到岸上来。后来，他的兴趣又扩大到开发金矿去。他的足迹也不再局限于黑龙江附近的一片林海、一片雪原上。他不仅常常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

海参崴)、彼得堡之间来往，而且还到过加利福尼亚。“他在日本做鱼生意”，“在沙皇的国库做黄金生意”，“在美国做皮货生意”，还在美国“买一台锅驼机”，因为他“要用机器洗矿”，——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总之，象伊万这样“富于事业心”、“富于进取心”，这样“果敢泼辣”的人物，正是沙皇的得力的帮凶，正是沙皇所迫切需要的。一方面，俄国的新兴的资产阶级拚命怂恿沙皇出动军队侵占中国的黑龙江流域的领土，要沙皇去为他们的财富“提供新的源泉”；另一方面，沙皇强盗则要求这批新兴的资产阶级积聚资本，“积极”从事“开发”工作。沙皇和俄国新兴资产阶级原是相依为命、狼狈为奸的，而伊万·别尔迪肖夫正是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代表。别尔迪肖夫曾经这样归结他的大半生的所作所为说：“……葛林河那边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报上常说什么政治。这正是政治，不是抢劫！识字的人会说这是强盗政治！是征服葛林河！是啊，我应该相信，到处都在传说，说我能杀人，并且能够摆脱得干干净净。人们只听从那些大伙儿害怕的人。……我打死了那个领头的商人，随后把辛丹从河边撵走，所有的戈尔德人便安静下来了。现在我知道，所有的国家干的那一套，全跟我一样，也是那种手法。”

伊万的这番“自白”倒是无意中揭了万恶的沙皇政

权的老底的。伊万在这里吹嘘说“所有的国家干的那一套”，全跟他一样，“也是那种手法”。的确是这样：伊万干了杀人越货的勾当，成了暴发户，沙皇及其刽子手穆拉维约夫之流，不也是这样干的吗？他们撕毁和践踏了《尼布楚条约》，肆意霸占我国黑龙江流域的领土，这当然是一种“强盗政治”！

扎多尔诺夫的《阿穆尔亲爹河》三部曲除了竭力吹捧叶戈尔和伊万这两个走狗与帮凶以外，就是拚命宣扬他们的“俄国文明”，就是用最卑鄙的用语和写法来污蔑居住于黑龙江流域的我国少数民族。扎多尔诺夫在小说里，一再渲染说，在俄国人来到以前，这些少数民族又“迷信”，又“落后”，又“愚昧”……在俄国人来到以后，他们都“乐于接受”“俄国的文明”。例如，扎多尔诺夫对那个戈尔德人乌鲁古就是这样描写的。作者污蔑说，乌鲁古原来连煤能燃烧都不知道。但是自从跟叶戈尔这个“俄国文明”代表者接触以后，他就逐渐“开窍”了。乌鲁古的鱼网从前曾经被叶戈尔粗暴地夺走过，但这是“误会”。后来他们就十分“友好”。他们俩不但时常一起打猎，而且叶戈尔还教他学种庄稼。最后叶戈尔又推举他担任考察队的向导。而乌鲁古也很乐意担任这个“美差”。乌鲁古这样“自豪地”想道：“我今天不但是向导，而且还是个翻译！”这还不够，接着作者又

补充说：“跟着俄国考察队当向导，这是每一个戈尔德人的神圣的梦想。”

扎多尔诺夫这种描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撒谎！沙皇历来就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沙皇强盗在侵略黑龙江地区的过程中，“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正是无恶不作，铁证如山。这是新老沙皇永远也翻不了案的。而在沙俄军队入侵的时候，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同仇敌忾，配合政府军前仆后继，奋勇杀敌，这也是已经载入史册，不容抹杀的。扎多尔诺夫最后两句补充，倒是透露了一点真相。就是说：我国少数民族在沙皇强盗心目中的用处就是当“向导”，不能当“向导”的，当然只有推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了事了。

总之，扎多尔诺夫在小说中所宣扬的“俄国文明”薄得象纸一样，一碰就破，一戳就穿。就是扎多尔诺夫也不得不在小说中透露出一点真相。例如小说中曾经写到有个叫阿伊达姆波的戈尔德族青年，他爱上了被伊万所“收养”的戈尔德族姑娘黛尔其格。黛尔其格长得很美，而且受到伊万的“熏陶”，已经接受东正教的“洗礼”，逐步“俄国化”了。阿伊达姆波为了能够接近黛尔其格，觉得自己也应当受洗，也应当“俄国化”。他就首先去向神父求教。神父本来老早就在物色这种又

能打猎、又能劳动的青年，现在他自己上钩，他就觉得：“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不能随随便便让他受洗”，于是就要阿伊达姆波为教会耕种菜园子，又要他一次次跑到林海里去狩猎野兽。等到阿伊达姆波好不容易在献纳毛皮上勉强满足神父的要求，受了洗，跑去找伊万提亲时，伊万也乘机向他勒索毛皮。由此可见，所谓“俄国文明”不过是掩盖剥削、勒索、杀人等等真相的幌子。

写到这里，还应该特别提一提，反华小丑扎多尔诺夫除了以上这些污蔑攻击以外，还别有用心地通过萨什卡这个形象对中国人民作了卑鄙无耻的攻击。萨什卡原来是个中国人，扎多尔诺夫说他在黑龙江南方无法生活下去，就偷偷地溜到这里来，在离开叶戈尔村子不远的地方，耕种一小块土地。他时刻提防俄国“移民”把他撵走。可是出乎萨什卡的意料，看中了这个廉价劳动力的叶戈尔不但没有把他撵走，反而对他极为“关心”，时常跑来“嘘寒问暖”。后来，这个萨什卡不仅起上了俄国名字，信了东正教，而且给叶戈尔作了“干儿子”。当叶戈尔担任金矿的“总统”时，萨什卡就给叶戈尔这个“总统”充当保镖和打手。萨什卡对这些俄国人真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最后，这个萨什卡甚至还在跑来解散金矿的俄国军队面前否认自己是中国人。

这种毒汁四溅的描写，对我们中国人民是多么严重、多么恶毒的污蔑啊！很明显，苏修叛徒集团所以臆